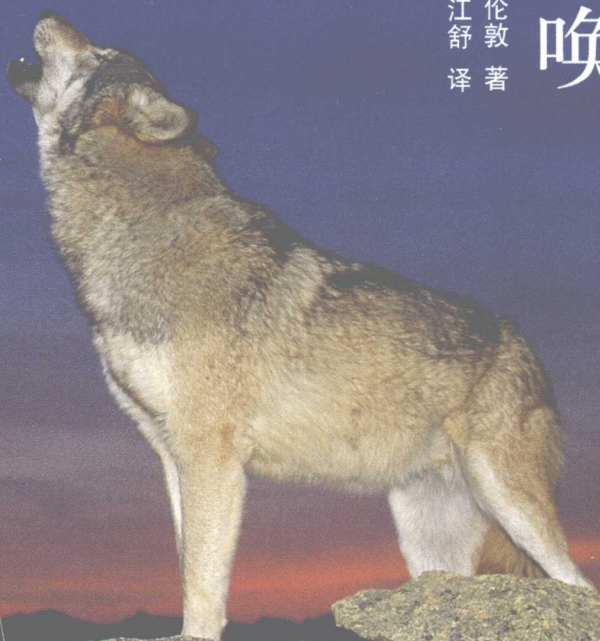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call of the wild

野性的呼唤

〔美〕 杰克·伦敦 著

江舒 译



The Call of the Wild

野性的呼唤

[美]杰克·伦敦 著

江舒 译

☆ 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性的呼唤/(美) 杰克·伦敦 (London,J.) 著; 江舒译, 一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5309-5691-5

I. 野… II. ①杰…②江… III. 中篇小说-美国-近代 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1302号

野性的呼唤

出版人	肖占鹏
作 者	(美) 杰克·伦敦
译 者	江 舒
责任编辑	孙丽业
特约编辑	王 娟
装帧设计	引文馆·闫薇薇
版式设计	引文馆·任 翀
出版发行	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09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32开 (870×1260毫米)
字 数	85千字
印 张	6.25
书 号	ISBN 978-7-5309-5691-5
定 价	20.00元

The Call of the Wild

目 录

野性的呼唤	1
1 回归自然	3
2 棍棒与犬牙法则	19
3 支配一切的原始兽性	33
4 谁是老大	54
5 拉雪橇的艰辛	68
6 为了一个男人的爱	89
7 呼唤之声	109
热爱生命	133
褐狼	167

The Call of the Wild

野性的呼唤

1

回归自然

“往日流浪的渴望在跃动，
对着习俗的锁链怒号；
野性从冬日的睡眠里，
再次发出醒来的欢叫。”^①

如果巴克看报，它就会知道麻烦要来了。这不仅仅是它自己的麻烦，而且也是从普吉特海峡到圣地亚哥沿海低洼地区，每一只身体强壮、长着温暖长毛的狗的麻烦。因为在北极黑暗的长夜中探险

^①选自美国诗人约翰·迈尔斯·奥哈拉所著《返祖》第一节（1902）。

的人们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，而轮船和运输公司又大肆鼓吹这一惊人的发现，使之迅速兴旺起来，成千上万的人潮水般涌进了这片北部地区。这些人需要狗，需要那些身强力壮的大狗替他们做苦力，何况它们的毛皮还可以用来御寒。

巴克住在圣克拉拉谷^①的一座大房子里，房子是大法官米勒的宅邸。这里阳光普照，绿树葱茏。房子远离大路，掩映在树林里，透过林子可以瞥见房子四边宽敞、凉爽的阳台。穿过一大片枝叶交错、高大浓密的白杨林，有几条砾石车道蜿蜒着穿过广阔的草地通向房子，房后的空地比前面更加开阔。有好几个大马厩，十多个马夫和仆人在这儿边干活边聊天，有一排排仆人住的、被蔓藤覆盖的小屋，许许多多排列整齐的仓房。除此之外，庄园里还有长长的葡萄藤、绿色的牧场、果树林以及浆果地。还有装备有抽水装置的自流井，一个用水泥砌成的大游泳池，大法官米勒的男孩们早晨喜欢在这里跳水，炎热的下午则泡在游泳池里避暑。

巴克统治着这片广阔的领地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它在这里生活了四年。当然，这里还有其他的狗。如此广阔的地方，怎么会没有其他的狗呢，可它们都不足挂齿，不能跟巴克相提并论。它们来去匆匆，住在拥挤的狗窝里，或者悄无声息地躲在房子的深处。日本哈

①指加州西部的圣琼斯一片富饶的农田，以果园著称。

巴狗托茨和墨西哥无毛狗伊莎贝尔就是这样——它们是两只奇怪的动物，很少把鼻子伸出门外，也很少到外面走动。此外还有一些猎狐狗，至少有二十只，只要托茨和伊莎贝尔在一群手持扫帚和拖把的女仆保护下，战战兢兢地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它们就恶狠狠地朝着它们狂吠。

但巴克既不看家护院也不属于养狗场，整个领地都是它的。它和大法官的儿子们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或去打猎；在漫长的黄昏或早晨，还会和大法官的女儿莫利和艾丽斯去散步；冬天的夜晚则惬意地在书房里大法官的脚旁躺着，烤着熊熊的炉火；它还会驮着大法官的孙子们玩耍，或者和他们在草地上打滚。那帮小孩子去野外冒险的时候，它总是形影不离地保护他们走到马厩旁的泉水边，不让他们掉进水里，甚至到达更远的放牧围场和浆果地。它傲然行走于猎狐狗们中间，完全不把托茨和伊莎贝尔放在眼里，因为它就是国王——大法官米勒的领地里的国王，凌驾于所有爬行动物和飞行动物之上，人也包括在内。

它的父亲埃尔莫是一只圣伯纳德犬^①，曾经是大法官形影不离的伙伴，巴克有可能要接父亲的班。它身材并不高大——只有一百四十磅重——因为母亲谢普是一只苏格兰牧羊犬。然而，

^①一种大型红棕毛或白毛狗。

一百四十磅的体重，加上由于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受到的普遍尊敬所带来的高贵品性，使它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王子风范。它在幼年时期的四年里，过着非常富足的贵族似的生活。它感到很得意，总是有一点儿自高自大，正如乡下绅士有时由于孤陋寡闻表现出的那样。但是它没有任由自己仅仅成为一只被娇惯的看家狗，打猎和从事类似的户外娱乐活动使它保持着健硕的体型，肌肉也变得结实起来。正如其他熟悉水性的动物一样，对水的无比热爱也增强了它的体质，让它精神饱满。

这便是1897年秋天巴克的生活，当时世界各地的人都被“克朗代克发现”^①吸引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。但巴克并没有看报的习惯，自然也就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它更不知道曼努埃尔——园林主的一个佣工——是一个图谋不轨的人。曼努埃尔有一个改不掉的恶习，他喜欢中国式赌博^②，在赌博中他还很固执：相信否极泰来，运气坏到了几点就会时来运转，这就使他更加沉迷，基本无药可救了。赌注需要很多钱，可他作为一个园林主佣工得到的薪酬，甚至连妻子和众多子女都无法养活。

一天晚上，大法官去参加了一个“葡萄种植商协会”的会议，男孩们又在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的活动，而曼努埃尔就在这个夜晚

①1896年在加拿大西北部的克朗代克河的周围地区发现了金矿，从而引发淘金热。

②指牌九。

做出了让人难忘的罪恶勾当。他带着巴克穿过果园走出去，没有遇到任何人，而巴克以为他们只是去散散步而已。谁也没看见他们去了那个小小的铁路信号停车站，即众所周知的“大学公园”，那里有个陌生人在等着他们。这个人和曼努埃尔交谈着，钱在他们之间叮当响。

“交货前你要先把它捆好呀！”陌生人粗暴地说，于是曼努埃尔用一根结实的绳子在巴克颈圈下的脖子上系了两圈。

“只要你一拉绳子，它就会透不过气来的。”曼努埃尔说，陌生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。

巴克以庄严的姿态默不作声地让绳子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诚然，这一举动是不同寻常的，但它学会了信任自己认识的人，因为他们比自己聪明。可当绳子的两端交到陌生人手里时，它发出了威胁的嗥叫。它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不快，带着强烈的自尊，它认为自己表达了不快就是表明了不想让他控制，他们不能对它无礼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绳子紧紧地勒住它的脖子，使它喘不过气来。巴克立刻勃然大怒，扑向那个人，就在它四脚腾空的时候，那个人突然出手，死死地抓住它的喉部，熟练地一拉，它被甩翻在地上。绳子无情地拉紧了，巴克猛烈地挣扎着，舌头伸出来，宽厚的胸膛枉然地起伏，它对一切都无能为力。它自出生以来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恶

劣的对待，这让它出离愤怒。但可怕的窒息已经让它全身无力，两眼无神。当列车看到打旗的信号停下来，两个男人把它扔进行李厢时，它昏死过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接下来，巴克模模糊糊地感到喉咙疼痛，自己被装在车里颠簸着拉向前去。巴克以前常和大法官一起旅行，知道坐在行李厢里是什么感觉。机车在经过交叉路口时发出的嘶哑尖叫，告诉了它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它睁开眼睛，流露出一一个被绑架的国王那种无法遏制的愤怒。那个人扑过来想抓住它的喉部，但巴克很快闪开，一下紧紧咬住了他的手不放，直到它再次昏迷过去。

“是呀，狗病发作了，”那人说着，藏起咬伤的手不让行李收发员看见，挣扎的声音惊动了他，“老板让我把它带到旧金山，那儿有一个高明的狗医生能把它治好。”

在旧金山滨水区一家酒馆后面的一间屋子里，陌生人说起那晚乘车旅行的事叫苦不迭。

“跑这么一趟我才得到五十块，”他嘟囔道，“下次给我一千块现金也不干了。”

他的手用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包着，右裤脚从膝盖撕破到脚踝。

“给了那个家伙多少钱？”酒馆老板问。

“一百，”他回答，“我发誓，少给一个子儿也不干。”

“那就花了一百五十，”酒馆老板计算着，“不过这狗值这个价，我的眼光不会错的。”

绑架者把沾有血迹的手帕解开，看着他受伤的手，“见鬼！恐怕会得狂犬病了……”

“活该！那就是因为你本来就该死。”酒馆老板哈哈笑道。

“好啦，你离开之前再帮我一把吧。”他又加了一句。

巴克感到头昏眼花，喉部和舌头疼痛难忍，它已经被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。尽管如此，它仍极力反抗折磨它的人。它一次次地被甩翻在地上，一次次地被人勒得透不过气来。直到他们把沉甸甸的黄铜颈圈从它脖子上铰了下来才罢休，然后绳子也解开了，它猛地一下被抛进了笼子般的板条箱里。

巴克躺在板条箱里，平息着自己的满腔愤怒，还有受到伤害的自尊心，疲惫不堪地度过这个可怕长夜的最后时光。它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些人想把它怎么样？干嘛要把它关在这个狭小的箱子里？它不知道事情究竟为什么发生，但是隐约感觉到会有灾难到来，所以心情沮丧。有几次当小屋的门格格地打开时，它会突然跳起来，满心期待会见到大法官，或者至少见到男孩们。可每次都是那个面部肿胀的酒馆老板，他借助昏暗的烛光往里窥视它。每次巴克的嗓子抖动着要发出的欢叫，都转而变成了粗野的嗥叫。

但酒馆老板没管它，早晨又进来了四个男人，抬起板条箱。又是来折磨它的人，巴克断定，因为他们长相邪恶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语言粗鲁。它愤怒地透过板条向他们发出了吼叫，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木条。他们哈哈大笑，还用棍子伸进笼子拨弄它，它立即用牙齿反击，咬住木棒，最后才意识到这正是他们的目的，因此闷闷不乐地趴下去，任凭他们把板条箱抬进了一辆运货马车。然后，它和囚禁自己的板条箱一起，开始被一次次地转手。它被交给运输公司的人照看，装入另一辆马车运走；然后被装进一辆载满各式各样的箱子和包裹的卡车乘上汽船；卡车离开汽船后它被送到了一个大火车站，最后，它被放在了一个特快列车的车厢里。

两天两夜，这节快车厢被拖在尖叫的机车尾巴上一路奔驰。巴克滴水未进，两天都没有吃到食物，快车厢里的信差们最初向它表示友好时，它气愤不过向他们发出了嗥叫，于是他们反过来进行报复，取笑它。它在板条上扑着，浑身发抖，口吐白沫，在箱子里窜来窜去，而他们却嘲笑它，奚落它。他们学可憎的坏狗一样嗥叫着，还发出猫儿咪咪的声音，手舞足蹈学公鸡拍翅膀，洋洋得意，开心之极。它知道这一切太无聊，而它的自尊心也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，它越来越愤怒，饥饿的感觉反而被压抑住了，但口渴却使它更加痛苦，也愤怒到极点。极度的刺激，高度的紧张，再加上残酷

的虐待和恶毒的凌辱使它发狂，导致它口干舌燥，喉舌火燎般疼痛，它发起高烧来。

不过有一件事令它高兴：脖子上的绳子没有了。绳子给它带来了厄运，让他们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。现在既然已被取掉，它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它下定决心，他们再也别想把绳子套在它脖子上了。两天两夜它没吃没喝，深受折磨，积累下了满腔怒火，无论谁先和它发生冲突都会倒霉。它眼睛充血，变成了一个狂暴的恶魔，就算是它的主人大法官恐怕也认不出它了。到了西雅图，车厢里的信差们把它卸下来时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
四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板条箱从马车上搬下来，抬进一个围着高墙的小后院里。一个身穿红色上衣，领口松松垮垮的矮胖男人走出来，在车夫的登记簿上签了字。巴克推测他就是下一个折磨它的人，于是猛烈地撞着箱子的板条。矮胖男人狞笑着，拿来一把短柄小斧和一根木棒。

“你现在不会把它放出来吧？”车夫问。

“干嘛不放？”矮胖男人回答，把短柄小斧砍进板条箱，以便撬开板条。

那四个抬它进来的人立即散开，爬到墙顶安全的地方，准备观赏一场好戏。

